

### 3. 第三條道路去哪裡？

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義橫掃全球。英美兩國，保守黨、共和黨連選連任，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遙相呼應，雙雙成為意識形態的民族英雄。接下來，中國改革，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和平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把崇尚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推到沸騰的頂點。

月盈則虧，水滿則溢。有意思的是，懷疑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先從歐洲「充分就業」的福利天堂溢出來了。資本在全球範圍大規模流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猛烈衝擊西方富國，高稅收、高福利難以為繼。近年來，發達國家勞工、婦女、環保、扶貧等各種組織的抗議示威，此起彼伏。西方大腕學者相繼拋出《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陷阱》、《全球化危機》、《虛幻樂園》等等宏篇鉅著，大聲疾呼全球化的負面影響。<sup>1</sup> 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發誓，繼續探索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吉登斯（號稱布萊爾的精神導師），1998~1999年連續出版《超越左右》和《第三條道路》，從政治哲學高度，展開姓氏主義之爭。<sup>2</sup> 作為長期批判資本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吉登斯痛斥福山《歷史的終結》，狠批哈耶克的市場至上、個人至上，聲討全球化浪潮，正把人類帶入一個「充滿錯位和不確定的世界，一個『失去控制的世界』」。<sup>3</sup>

祖國大陸改革開放「不爭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按捺不住，跳出來爭論了。「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變化快」——崔健的一句歌詞，反映出探索者一肚子委屈。

## ◎ 階級鬥爭熄滅論

首先，最直接、最基本的挑戰是，階級陣線模糊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說不清楚了。

民主選舉奪取政權，關鍵是編織什麼樣的執政綱領，可以贏得多數選票。1951年，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創建「社會主義者國際」，自信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統一中，找到了一條既不同於美國資本主義、又不同於蘇聯共產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議會鬥爭，福利國家，公費醫療，全民教育，企業國有化，工人參加管理，英國工黨、歐洲社會民主黨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嫡系傳人！

一晃幾十年時間過去，英國工黨理應代表的勞動人民越來越少。「由於藍領工人人數的急劇減少，以往一直作為投票和政治關係之基礎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戲劇性變化」。<sup>4</sup>其中，婦女就業大幅度增加，最富戲劇性。婦女就業通常是「半邊天」——part time，或者是階段性地工作，同時具有階級成份變幻莫測的顯著特徵。今天當保姆、明天當秘書，都是「白領」。一旦有大款掏錢追捧，三陪小姐與大紅大紫的歌星，只有一步之遙。港臺影星無論多麼清純，常要通過三級片的洗禮……

年輕人就業具備類似的特點。在中關村高科技資本催化下，雖然不會人人一夜變成「知本家」，中六合彩式的暴富經歷，只要有真實的一、兩例，已然足以激動千百萬顆年輕的心了。<sup>5</sup>更何況不信這個信什麼呢？君不見，「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美元計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實質性的經濟交易。其餘95%是由投機活動和套利交易構成的。」<sup>6</sup>商品經濟，市場調節，95%的錢用於投機，不勞而獲當然成為時代風尚。有這麼多錢、這麼多人在堂而皇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高科技賭博，當然炒房地產炒爛尾樓炒黃銅

炒綠豆可以暴富，炒股票炒債券炒外匯炒指數炒認股權證可以暴富，炒互聯網炒「.com」買假貨開假發票攜款私逃可以暴富，貪污受賄走私騙稅殺人越貨搶銀行亂集資可以暴富，憑什麼指責人家《上海寶貝》不偷不搶，「用身體寫作」也可以暴富呢？只要想開了，思想解放了，笑貧不笑娼了，放下身段渾不吝了，階級再不是不可逾越的臺階。所以，調查表明，「年輕選民和女性選民是受階級立場影響最小的一群人」。<sup>7</sup> 糟糕的是，這「一群人」是一大群人。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找不到北了。

社會民主黨派不再擁有一個可以為其提供穩定支持的「階級集團」。由於它們無法依賴自己以前的階級認同，因此不得不尋找與社會和文化上更具多樣性的環境相調適的新的社會認同。<sup>8</sup>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多樣性的環境」呢？「在1994年的英國，有32%的新生兒是婚姻關係之外誕生的。在意大利，這一比率是7%，在法國是35%，在丹麥是47%，而在瑞典則達到50%。」<sup>9</sup> 五年以後，「1999年在瑞典、挪威及愛沙尼亞等國家，一半以上的新生兒均屬婚外生子。在冰島，幾乎三分之二的新生兒均為婚外性行為的結晶，丹麥與法國婚外生子的比率也高達40%」。<sup>10</sup> 這種社會現象蘊含著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遷——過去是當婊子還要立牌坊，如今是不當婊子不好意思了。<sup>11</sup> 這不，眼看著一半多的孩子非婚生；婚生的那不到一半，又有幾家父母的婚姻能夠維持到白頭偕老？再過幾年，誰家裡還有親爹，一定成為像人類長尾巴一樣稀罕的返祖現象了。

面對這群有娘沒爹的新人類，「新的社會認同」從何而來呢？

新工黨贏得的壓倒性多數票是一場積極的、專業

化的競選運動的結果，這場運動利用了美國人開發出來的傳媒技術。人們普遍認為新工黨的根基是一種傳媒導向型政治，並認為它正在創造一種「設計者的社會主義」。「個人形象、象徵性舞臺、聲音的感染力、視覺效果」所起的作用大於「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以及對競選承諾的評估。」<sup>12</sup>

## ◎ 激進的保守主義

《第三條道路》批判新自由主義自相矛盾，一針見血。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極端激進，市場機制放之四海皆準，小政府大社會，政府越小越好，最好小到沒有。《無疆界市場》，<sup>13</sup> 《虛擬國家》，<sup>14</sup> 市場調節世界大同！另一方面又極端保守，「個人主義和自由選擇應當在家庭和民族認同的邊界上戛然而止」。<sup>15</sup>

自1990年以後，蘇聯的因素已不復存在，再也沒有任何勢力能阻擋全球化的擴張——「全球化」，看似一個中性名詞，其真正的意義是資本主義壟斷全世界。它有時也稱為自由市場系統；只不過人盡皆知的是，雖然金錢能在世界各地自由流通，商品卻受到限制，而勞工的移動更受到嚴厲控制。<sup>16</sup>

80年代，尋租理論風靡一時。經濟學家故意避開日本、南韓，挑選印度、埃及等不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不辭勞苦核算出政府干預的效益損失，個個總額成百上千億美元，令人先震驚而後猛醒。不知為什麼，美國不讓中國民工過去打工，從未有人計算過這項政府干預的效益損失？1997年，美國法律規定每小時最低工資5.15美元。<sup>17</sup> 2006年，深圳特區規定每小時最低工資4.66元人民幣，<sup>18</sup> 按一比八的匯率

粗算，僅為美國的 11%。1980~1995 年，美國製造業小時工資 17.2 美元，中國大陸 0.3 美元，僅為美國的 1.7%！<sup>19</sup> 窩在家里、地裡的農民，收入比出來打工的民工更低。深圳特區的最高月工資全國最高。<sup>20</sup> 在這個現實基礎上，說中國工資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肯定說多了。換言之，假設其他崗位的工資差距比例相同，美國 90% 以上的工資，全是政府干預人民自由選擇工作的「租金」。多少錢？按 1996 年的數據，3~4 萬億美元，相當於當時三、四個中國的 GDP。<sup>21</sup> 其實不算也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項「尋租」活動，莫過於發達國家阻止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自由選擇工作了。<sup>22</sup>

根據政府干預必然導致「尋租」的邏輯，中國新自由主義認為，取消關稅，是〈消滅走私的絕招〉。<sup>23</sup> 但願始作俑者——美國新自由主義也會開竅，取消簽證，才是拯救非法移民苦難的「絕招」。

目前全球每年的流動勞務約 3~5 千萬人，比 20 世紀 80 年代初的兩千萬人增長了 50% 以上。……到 2004 年末，中國的海外就業人數僅為 54 萬人左右。<sup>24</sup>

新自由主義痛斥政府干預，自由選擇工作屬於基本人權。雖然為了「人權高於主權」，西方列強不惜發動戰爭；雖然諸多企業家貪便宜，違法僱傭非法移民；雖然「人蛇」演出非法移民的慘劇一幕又一幕；適度開放邊界，允許發展中國家人民到發達國家打工，從來是不容討論的題目。唸過經濟學課程的人習以為常，教授在黑板上，「勞動」、「資本」兩條曲線一畫，開講。勞動和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基本的兩個要素。最基本要素不能按市場原則自由流動，奢談什麼新舊自由主義？

布熱津斯基講話：「全球化設想的是一個金錢、貨物無疆界的地球村。然而，不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一方，都沒怎麼提到人民。」不僅如此，「事實上，在某些富有國家，完

全不認為全球化會帶來利益的人，為了保有本國種族，正喊出反移民的口號。」<sup>25</sup>

## ◎ 新人類的老問題

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在《第三條道路》也是不言自明的天經地義。「在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裡，真正起作用的是權力或者力量」。<sup>26</sup> 這些權力或者力量顯然不是自由選擇的市場機制，要維護的首先是本民族的私利。因為許多被新人類雲遮霧罩的老問題，遠沒有成為歷史遺跡。「在美國，1980~1990年期間產生的收入中有60%集中在佔人口1%的少數人手中，而佔25%的最貧困的人口的收入在30年間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在英國，「收入最高的勞動者與收入最低的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至少50年以來的最高值。雖然從實際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處境都比20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窮的10%人口卻發現他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sup>27</sup>

收入如此不均，為什麼發達國家的人民不造反？因為中國民工十幾個小時辛勤勞動掙點錢，美國失業救濟每週最低50美元，最高316美元。<sup>28</sup>「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此之謂也。香港收入再不均，老百姓生活得比大陸貧困人口好；祖國大陸再不濟，自我感覺比印度強；印度種姓制度再歧視，比非洲種族屠殺強；……到了沒得比的非洲，只剩殺人造反一條道路了。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一次殺人一百萬。全球化地球村有幾個人關心？有娘沒爹的新人類，關心的是萊溫斯基的性命運。

當今世界日生活費低於兩美元的人口近30億。有這30億人墊底，發達國家那點窮人怎麼會造反呢？相反，如果真的是市場經濟，允許勞動力像資本一樣全球化流動，

天文數字的「租金」頃刻化為烏有。全世界消費者又能從這項基本人權的實現中得到多大的福利？用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經濟邏輯，衡量禁止勞動力流動的現實，什麼政府最小化，國家虛擬化，壓根兒都是蒙人的鬼話。

## ◎ 普遍原理具體實踐

1996~1999年，僅僅三年時間，香港最低收入的20萬戶與最高收入的20萬戶，收入差距從13倍擴大到23倍。<sup>29</sup>倘若香港是一個獨立封閉的社會，分配如此不均，窮苦百姓恐怕要衝擊李嘉誠的豪宅了。老百姓沒心思折騰，因為有13億更貧困的表叔表姐墊底，因為可以回祖國，「上等華人」買房置地逛窯子包二奶。同樣道理，少數發達國家的貧富不均，經過全球化這麼一「化」，多了一個50億人口的大排污池。——大便拉在澡盆裡，誰也沒法繼續洗澡；到太平洋拉屎撒尿，不定喂肥了哪條魚哩。

按理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另一部分人沒富起來（或者相對窮下去），語意上本來是對稱的。但是，只要參與的人群不斷擴大，原來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不能忍受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和人群的捲入，得以逐漸外部化，變異演化成多樣化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種族與種族之間的鬥爭，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鬥爭，乃至於最原始的人類與自然界的鬥爭。湯因比早有過話（更別提列寧、毛澤東了）：

我們曾發現在現代西方世界中出現著具有特點的一分為三清楚的跡象，這就是分成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無產者對於少數統治者的反抗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從中世紀的農民戰爭到法國革

命時代激進民主主義的反抗，都有激烈的表現。在 20 世紀中葉，它的表現更是空前有力的，而且這種表現循著兩條道路發展。凡是疾苦主要屬於經濟的，它的道路是共產主義；凡是疾苦屬於政治的或種族的，它的道路是民族主義對於殖民主義的反抗。<sup>30</sup>

如今，殖民主義反掉了，共產主義也反掉了。可是，和平發展了多年，GDP 翻了多少番，全世界仍有八億人餓飯，每年因為飢餓死亡的人數（包括飢餓帶來的疾病死亡）上千萬。<sup>31</sup> 到一些人民活不下去了的時候，各種形式的暴力必然發生。1945 年以降，世界各地各種局部衝突死亡人數五千多萬，超過二戰。<sup>32</sup> 遺憾的是，從巴黎公社起義失敗以後，窮人反對富人的暴力革命，很少發生在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國家。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的擴大，遠甚於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1960~1990 年，世界人口中，20% 富裕人口與 20% 貧困人口的收入差距，從 30 倍擴大到 60 倍。<sup>33</sup> 「在富裕國家，五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不到 5%，在貧窮國家高達 50% 的兒童喫不飽飯。」<sup>34</sup> 與此同時，「吸脂術——美國每年要做 11 萬起這樣的手術」。<sup>35</sup>

表~1：世界最富 20% 人口與最窮 20% 人口的收入比例，1820~1997 年

1820 年	3 比 1	1960 年	30 比 1
1870 年	7 比 1	1990 年	60 比 1
1913 年	11 比 1	1997 年	74 比 1

資料來源：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第 3 頁。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一直到生產力發展得生產關係容納不下了，才需要改變生產關係。革命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為了這個普遍原理，當年落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後，望眼欲穿歐洲爆發真正大工業的無產階級革



命。當時來不及看清楚，有了資本流動、勞動力不流動的制度安排，發達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可以通過資本向落後國家轉移而大大緩解。結果，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氣定神閑，長命百歲；落後國家的暴力革命此起彼伏，風起雲湧，而且是生產力越落後越革命。一戰結束產生社會主義蘇聯，二戰結束產生社會主義陣營，都不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產物。生產關係容納不下生產力的普遍原理，在實踐中，變成誰活不下去誰造反。革命發生在不該發生革命的落後國家，成為歷史的必然。

## ◎ 資本流動更上一層樓

勞動與資本，同為市場經濟兩大基本要素，待遇天壤之別。一個不許流動到了天經地義的程度，連提出討論的心情都沒有；一個允許流動到了天經地義的程度，想上哪裡上哪裡，而且要高科技光速，24小時連軸轉，大流而特流。《第三條道路》抱怨，「在許多貿易仍保持著區域性的同時，在金融市場的層面上確實存在著一種『完全全球化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已經被迫從國內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層次上稱王稱霸」。為什麼呢？

資本流動更上了一層樓。

最重要的變化是日益在即時交易的基礎之上進行運轉的世界金融市場作用的擴大。貨幣兌換交易中的日周轉額已逾萬億元……「分離資金」（disconnected capital）——由社會機構進行管理的資金——與其他形式的資金相比，從全世界範圍來統計，自1970年起增長了1100個百分點。以1996年7月計，單是那些本部在

美國的機構投資者們就掌握了 11.1 兆美元的資產。<sup>36</sup>

今天資本流動的貨幣交易，95% 是不勞而獲的投機賭博，是發達國家才會玩的高科技。通過賭博再來一道財富分配，確保發達國家越發達，發展中國家永遠發展中。亞洲金融風暴，小龍小虎讓美國基金一下捲走了上萬億美元。金融危機玩大發了，索羅斯都膽戰心驚。於是，《第三條道路》心誠意切，勸人們拿出辦法來穩定壓倒一切，讓資本流動細水長流，避免大進大出，橫衝直撞。<sup>37</sup> 目的是想把勞動與資本一個能流、一個不能流，資本~富人向發達國家集中、藍領~窮人向發展中國家集中的格局合理化、制度化、穩定化，長治久安。

這種自滿的中等階級的樂觀主義，在維多利亞女王登極 50 年紀念的時候便已不是新東西。

那時候，英國中等階級保守黨人認為千禧年已經到來；英國中等階級自由黨人則認為它馬上就要到來。他們當然知道英國工人階級在中等階級的幸福中所分享的一份是小得驚人的；也都知道聯合王國的大多數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英國臣民不能像聯合王國內和英王其他少數領地內的臣民那樣享有自治。可是這些不平等狀況卻被低估了：自由黨人認為這些都是可以補救的，保守黨人認為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sup>38</sup>

## ◎ 誰家的「第三條道路」？

發展中國家藍領幹活，發達國家白領耍錢。一方面，隨著發達國家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相應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也轉移過來了。亞洲金融風暴，泰國社會動亂，印尼暴力洗劫華人，南韓工

潮示威集會，表現出經濟高速增長掩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就業在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金融服務行業，<sup>39</sup> 高科技養尊處優，越發體現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性。這裡用得上「梯度理論」了。越往世界的邊緣，鬥爭的性質越原始、越簡單——為喫飽肚子而奮鬥。越往世界的中心去，越脫離直接生產勞動，藍領越少，不勞而獲的投機賭博越多，錢來得越容易，人生奮鬥的道路目標反而迷茫不清了。

發達國家富裕到了「後物質主義」時代。「隨著社會的日趨繁榮，經濟成就和經濟增長的價值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現和對有意義的工作的渴望已經取代了經濟收入的最大化。」<sup>40</sup> 物質極大豐富，個人極大發展，幾乎就是馬克思憧憬的共產主義。這時候，歐洲的第三條道路上，不僅階級鬥爭熄滅了，左右派之分都失去了原有意義，政治越來越多由非政府組織（NGO）運作。1998年，綠黨在11個歐洲國家國會擁有了席位……

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就是**全球化、個人生活中的各種改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sup>41</sup>

縱觀全書，雖然看不清楚第三條道路去哪裡，探索者的出發點肯定善良。<sup>42</sup> 吉登斯反復強調，「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市場依然有許多馬克思提出過的破壞性後果，包括據於主導地位的增長倫理觀、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經濟的兩極分化。」「畢竟現在還是階級社會」。所以，第三條道路的探索「仍然保留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隨著蘇聯的解體，許多社會主義者已經開始集中精力來保護遇到壓力的福利國家」。「在許多國家，殘存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在保護福利國家免遭新自由主義者的攻擊上。」<sup>43</sup>

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第三條道路的探索，認祖歸宗馬克思，經常有些令人倍感親切而又陌生的文字。不忍心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完全與馬克思主義無緣。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西方的主義。溯本求源，濫觴於英國階級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由馬克思的親女婿拉法格和李卜克內西等人傳承下來，經過修正主義不斷修正，立地生根成西方馬克思主義。既然四年一度民主選舉，既然選民的多數是勞動人民，既然通過選舉也能奪取政權，改造社會，拋頭灑血的武裝鬥爭成為多此一舉。英國工黨和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大多歸屬這條脈絡，並且在社會實踐中取得極大成功，包括組織強大的工會，通過民主選舉、議會鬥爭奪取政權，推行社會保障、公費醫療和全民教育，大規模實行企業國有化，<sup>44</sup> 工人參加企業管理，<sup>45</sup> 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帶薪休假，爭取職工福利等等。「結果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根本不能再叫做資本主義。」<sup>46</sup>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支左翼，由李卜克內西的兒子——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領著分裂出來，順著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金日成、波爾布特，一路向東方落後國家傳過去。越往東，先進生產力越不發達。<sup>47</sup> 黨外的階級鬥爭越激烈、越殘酷，黨內的路線鬥爭越激烈、越殘酷。奪取政權一個比一個更艱難，改造社會一個比一個更徹底。根據越過不下去越革命的基本原理，越往東的馬克思主義越「左」。一直到中國改革，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柏林牆一倒，兩大陣營對壘找不著戰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人權地球村。在和平發展的玫瑰色霧靄中，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歧路重逢，恍如隔世，是敵是友，還是化敵為友？在美帝獨霸的鉅大壓力下，頗有一笑泯恩仇，值得叫一聲「同志哥」的親情了。

千萬需要警惕，倡導第三條道路的北約，是轟炸中國大

使館的元兇。和美國新自由主義一樣，歐洲《第三條道路》有關社會進步的探討，閉口不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閉口不談發達國家人口中產階級化，是資本全球流動和勞動不能跨國流動的結果；閉口不談福利國家的福利，來源於對世界資源不成比例的超額利用，來源於對發展中國家人民殖民奴役、販賣奴隸、如今則是跨國公司剝削。<sup>48</sup> 譬如，500家最大跨國公司控制著33%的全球國民收入，75%的全球貿易。「美國境外至少有2500萬人在為美國公司工作」。<sup>49</sup>

《第三條道路》裡的「我們」，當然不包括我們這些出國公幹時常被人懷疑「移民傾向」的人群。在藍領農民工「無限供給」的祖國大陸，雖然持續高速增長得「包二奶」成為舉國媒體關注的焦點，養家糊口繼續是普通百姓作人做事之第一要務。大多數人民畢竟沒有更多高質量的閒暇，繁殖出足夠數量有娘沒爹、靈魂高科技到非要追求第三條道路的新人類。歐洲福利國家的第三條道路，是喫飽了撐的探索，成不了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選擇。儘管如此，雲裡霧裡，還是有一個「幽靈」在徘徊：如今，西方馬克思主義大叫大嚷著第三條道路，我們腳下這條正在走的路，算是第幾條道路，通去哪裡？

隨著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發達國家的藍領就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按說，發達國家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勢必相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幫忙發展中國家發展第二條道路——社會主義。但是，世界太大了。就這點藍領就業，哪怕同時帶來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仍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求之不得，必須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經過激烈競爭，才可以爭取到手。以1999年為例，全世界一萬億美元跨國直接投資，美國拿回去三分之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近水樓臺，流去九百億；亞洲1060億，中東歐210億，諾大非洲只爭取到90億，佔不到1%。<sup>50</sup> 中國風景這邊獨

好。不算臺灣、香港、澳門，祖國大陸「九五」期間累計利用外資 2800 億美元。從 1993 年開始，大陸引進外資連續多年高居發展中國家榜首，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截至 1999 年底，外商投資企業吸收就業的人數超過兩千萬人，約佔全國城鎮勞動力的 10%。如果加上為外商投資企業配套或提供各種服務的企事業單位職工，創造的就業機會更多了。」<sup>51</sup>

外國資本家來中國創造就業，同義語是剝削更多工人的剩餘價值。<sup>52</sup> 究竟誰養活誰，原本是共產黨發動人民「造反有理」的第一課。可是，非洲吸引不到外資，吸引不到隨資本而來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沒有外國資本家來剝削，日子反而過不下去。2000 年，「世界上 225 個最富有的人財產總額達一萬億美元；而世界上最貧寒的 25 億居民一年收入也不過一萬億美元。」<sup>53</sup> 2006 年，「全球 1% 最富裕的成年人，掌有全球 40% 財富」。<sup>54</sup> 世界真的是不公平，不合理。資本流動、勞動力不流動的制度真的是不公平，不合理。廣大發展中國家越是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爭著搶著受剝削，發達國家的階級矛盾越容易緩解，越是不致於爆發革命，徒喚奈何？「世界最富的 20 個國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窮的 20 個國家平均收入的 37 倍，在過去 40 年裡這一差距擴大了一倍。」<sup>55</sup> 雖然說「人權高於主權」，貧窮國家窮死人、餓死人，屬於發達國家從不干涉的內政。社會主義革命高潮過去。人人自掃門前雪，唯一的選擇是努力創造更良好的投資環境，使中國不要淪落到世界最窮的 20 個國家裡頭——革命必將在那裡爆發，改造世界的希望在那裡？

未來世界歷史的進程將取決於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是繼續擴大還是逐漸縮小。而至今這種差距一直在擴大，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第三世界仍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1966 年，時任國防部長的羅

伯特·麥克納馬拉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了這個觀點。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個地區爆發了58次起義，其中只有一次是發生在人均收入超過750美元的國家。麥克納馬拉這樣總結道：「無疑，暴力和經濟落後之間存在著無可辯駁的聯繫。而這種暴力的趨勢正在上昇而不是下降。」<sup>56</sup>

## ◎ 信仰危機的邏輯混亂

困擾到這裡並沒有結束。

西方發達國家民主選舉，頭號問題是選票從哪裡來，政黨究竟代表哪些階級利益。靜態看，這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不複雜。窮人總是大多數，誰標榜代表大多數人民，則必須關注窮人的利益。可是，自從有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問題不一樣了。得罪了富人，外資不來，內資跑掉。多年來，祖國大陸農民工四處流竄打工謀生出現多少問題？受騙上當，拖欠工資，工傷事故，人身虐待，殘廢的，炸死的，燒死的，病死的，屢見不鮮。哪裡有重大事故發生，哪裡有不幸民工的冤魂。媒體報道了不少。但是，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落實不下去。工會、婦聯組織不起來——沒組織還讓老闆炒魷魚呢。農民工中大量黨員、團員，20多年時間過去，硬是找不到途徑和方式與當地共產黨、共青團組織接頭聯繫。政治上聽起來不可思議，「向錢看」看得共產黨都不認共產黨了？實踐中道理很簡單。你東莞來這一套，我外資就上惠州、汕頭了；你廣東來這一套，我外資就上浙江、江蘇了。投資環境不好，外資、內資《多餘的話》沒有，撒丫子就跑——用腳投票。這年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底誰求誰？

同樣道理，資本全球流動，西歐社會民主黨苦心經營的福利國家難以為繼。你英國、德國工資高福利好抽稅重，我

資本就上中國了。換句話說，倘若中國把上億民工高標準地社會保障起來，外國資本不復來，國內資本走出去，跑到求資若渴、勞動力更便宜、更沒有社會保障的印度、東南亞、非洲。<sup>57</sup> 實踐檢驗真理的結果，改革開放近 30 年，上億農民民工打工打到第二代，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沒有權利在當地成家立業，基本公民權益缺乏法律保護。<sup>58</sup> 工業產值連續近 30 年時間兩位數高速增長，國民經濟翻幾番，民工名義工資停滯不前，應當打破世界工業化史的吉尼斯紀錄了。在這個人間奇蹟基礎上，又有什麼人間奇蹟創造不出來呢？<sup>59</sup>

「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與「創造良好的剝削環境」，拿剩餘價值理論說話，邏輯上區分起來，並非十分容易。市場經濟，資本、勞動兩大要素，拿勞動吸引資本，勞動質量越高、價格越低越好。換言之，人民文化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低，組織保障越差，資本越高興，投資環境越好，外資來得越猛。譬如，廣東外來民工是「農村知識青年進城打工」，教育平均水平高於廣東當地居民和全國居民，集中了全國各地農村青年的精華，所以港臺外資格外高興。麻煩的是這些勞動力曾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教育，不一定讀過《資本論》原著，卻不難從切身經歷瞭解壓低工資、延長工時、汲取剩餘價值的基本原理。外來民工的工資被盡可能壓低到回家不幹了的邊緣，犯罪率大幅度上昇，搶劫、綁票港臺老闆的案件時有發生。還是為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當地政府大大加強公安警力，嚴厲打擊犯罪，特別嚴厲打擊有組織的黑社會。<sup>60</sup>

除了碩大無朋的市場前景，祖國大陸憑甚麼吸引諸多外資？比起也在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轉軌國家，中國的優勢肯定不在法制健全，說穿了是法制不健全，小勞大獲、不勞而獲的機會多多。一方面法制不健全，尤其是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制不健全；一方面勞動力文化



程度高而收入低。兩方面都是資本求之不得的。在兩個方向上持續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中國共產黨究竟如何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

在共產黨的天下重提階級利益，問題今非昔比，不像舊社會那樣直截了當。譬如，珠江三角洲的階級矛盾，不像舊社會那樣，本村的張姓地主盤剝本村的張姓農民，而是外資企業和當地同姓居民集體剝削外地民工。<sup>61</sup> 當地居民之間也有貧富分化，卻都是地主。與地租有關的行業為當地居民壟斷，包括開商店旅館、辦餐飲桑拿，當警察保安，外地民工往往輪不上。兩眼一摸黑，人生地不熟，今天來了明天走，怎麼能當警察呢？按一般道理，如果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結構發展下去，當地居民與外來民工的矛盾勢必越來越激化。不一樣的地方是，外地民工在打工地方，除了出賣勞動力，的確一無所有；但家裡還有塊地，並非徹底的無產階級——實在不願意忍受剝削，還可以回家種地。各種現代交通工具過度競爭，民工往返流動的成本大大降低。戶籍制度嚴格限制，大多數民工沒有就地安家立業的預期。不就是打幾年工，掙點錢回家，又不是一輩子在這裡當牛作馬，犯得上冒天打雷轟的風險造反革命，改造人家的社會嗎？<sup>62</sup>

再譬如，祖國大陸城市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兩千萬。直接入市的註冊股民八千萬。股市都在城市，假設炒股者多為城鎮居民，已經是小一半城鎮家庭參與，當上剝削工人剩餘價值的股東。其中有多少「下崗工人~資本家」，不得而知。雖然股市上少數大戶興風作浪，作多作空，把散戶的錢席卷而去；一般股民盼望股市上昇，盼望分紅增加，盼望不勞而獲的心情是一致的。就像香港房價高得離譜，一半居民「居者無其屋」。倘若真要降低房價，高價買了房的一半居民首先大嘩。結果，媒體輿論被地產商牽引，多年處於自相矛盾。一頭抱怨房價離譜，工薪階層「供樓」週期過長，很多窮人買不起房；<sup>63</sup> 一頭為房價上昇拍手稱快，把房價、股

市飆昇當成經濟繁榮的標誌，用來衡量「一國兩制」是否成功。

現實困惑的長期積累，釀成空前嚴重的信仰危機。2000年大鬧法輪功之際，中央電視臺請來國家一級戰鬥英雄、黃繼光的班長現身說法。老人家飽經戰火硝煙的清癯面孔，傷痕纍纍的殘缺身體，朝鮮文字的英雄證書，色彩斑斕的戰鬥勳章，令人扼腕質詢：這樣鐵打的老英雄也信了法輪功，究竟是誰的錯？法輪功之反動、之淺薄，隨便翻幾頁李洪志的書，就能一目瞭然。不能一目瞭然的是，浮淺的胡言亂語居然有那許多人追隨。一些老幹部革命革了一輩子，憑「真善忍」三個字皈依邪教，說明假冒偽劣的文化衝擊多麼猛烈，信仰迷失和對信仰的渴望到了何等嚴重程度。2004年，四川省黨建研究會發問卷調查12030處級或以上共產黨員幹部：

33.3%的人認為自己所接觸的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把主要精力花在應酬上，有34.36%的人認為自己所在單位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整天在研究上級領導近來關注甚麼，想要甚麼，應當提出甚麼口號才能引起領導的注意。……縣處級和市廳級幹部中分別有19%和13%的黨政幹部選擇實現個人價值和建設小康之家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sup>64</sup>

從理論上探索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之路，又一次來到迫在眉睫的歷史關頭。不爭論不等於不思索。西方馬克思主義率先大聲發言，在不爭論的空谷振聾發聵，在東方改革開放撞出回音繞梁，信仰危機，飢不擇食，是吉登斯引人注目的客觀原因。<sup>65</sup>

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東拉西扯，讓人找不著北；《超越左與右》撲朔迷離，令人眼花繚亂。

概念上，哲學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老保守主義、中

間道路的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右派、新左翼、中左偏右、中右偏左……，各種標籤多如牛毛，充斥全書。吉登斯把這些外延內涵不清的標籤交叉重疊，興高采烈，拼湊出更多二級組合，諸如「包含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退出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太過保守以致成為激進！」「太過激進以致成為保守！」……，簡直成了繞口令遊戲。

內容上，社會福利、生產效率、階級和階級分化、就業與失業、消費與匱乏、富裕與貧窮、婚姻與家庭、婦女就業、資源枯竭、生態惡化、疾病、醫療保健、人口繁殖、老齡化、荷爾蒙、基因工程、兒童權益、性騷擾、交通事故、社會道德、民間暴力、戰爭威脅……所有人類社會問題應有盡有，包羅萬象。

邏輯上，一方面斬釘截鐵地強調，「已經變得激進的保守主義遭遇到已經變得保守的社會主義」，「左派和右派使用了許多共同的原始材料」，因此，「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已經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陳詞濫調」。一方面含糊其辭，繼續使用這些約定俗成的「陳詞濫調」表述重大結論。一頭說，在充分就業的福利社會，「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根本不能再叫資本主義」；一頭說，「中國轉而引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式，開啟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sup>66</sup>

概念、內容、邏輯三個層面的混亂攪和成一鍋粥，硬撐起一副胸有成竹的大師面目，讓吉登斯的「名著」似是而非，難以卒讀。能看得清楚的有兩條：第一，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想對美國新自由主義說「不」。順著市場至上、個人至上的全球化一路走下去，歐洲福利國家國將不國。第二，簡單回到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不能圓滿解答新問題，需要理論創新。<sup>67</sup>

思想邏輯的混亂糾纏，政治哲學的痛苦掙扎，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不甘沉淪美國新自由主義，繼續第三條道路探

索的頑強表現。吉登斯左右不是的不知所云，居然造成諾大影響，成為英國工黨競選中煽情的靚點。不清不楚就敢妄稱「布萊爾主義」，不明不白就大言不慚「重塑英國」，反映出歐洲發達國家信仰危機的嚴重程度和對信仰的強烈渴望。吉登斯自己沒有看明白，英國工黨的勝利，15個歐洲聯盟國家13個社會民主黨掌權，共產黨和綠黨加入聯合政府，發達國家反全球化抗議風起雲湧，形成「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表現出的是廣大民眾對馬克思主義繼續前進的道義支持。<sup>68</sup>

《第三條道路》的努力，再次證明《歷史沒有句號》。全球化「促使世界更高程度的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因此，目前的國際環境是社會不斷分崩離析的條件。」<sup>69</sup> 如今，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之路，繼續在不爭論的實踐中摸著石頭，岸在哪裡的問題，越發難以迴避。西方馬克思主義繼續第三條道路，對東方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應當是一個積極的正面鼓勵。哪怕從困惑中走出，必然要經過一段不那麼成熟完美的探索過程呢。

## 註釋和出處：

- <sup>1</sup> 1991年，米歇爾·阿爾貝爾著《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提出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後，展開的是歐洲、日本強調集體主義的資本主義與美國強調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和鬥爭。1998年，馬丁·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驚呼資本的全球流動使西歐充分就業的福利國家難以為繼。1999年，伍爾利希·貝克在《全球化危機》中，居然提出「歐洲的巴西化」前景。
- <sup>2</sup> 1999年，臺灣推出鄭經國的譯本，《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200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鄭戈的譯本，《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筆者引用均來自較早的臺灣譯本。
- <sup>3</sup> 吉登斯：《超越左與右》第3頁。

- <sup>4</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22 頁。
- <sup>5</sup> 「20 年前，《福布斯》富豪榜上有 14 位美國億萬富翁；時至今日，已知的億萬富翁數目已激增至 374 個。1985 年，《福布斯》排行榜上四百名美國富豪的財產總值為 2380 億美元（經通脹調整）。時至今日，美國四百名頂尖富豪的身家已暴增至總值 11300 億美元，數目之龐大，甚至超過加拿大的 GDP，或瑞士、波蘭、挪威及希臘加起來的 GDP」（〈《福布斯》富豪榜不聞新人笑〉，香港《信報》2005 年 9 月 28 日，第 8 頁）。
- <sup>6</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66 頁。
- <sup>7</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24 頁。
- <sup>8</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24~25 頁。
- <sup>9</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00 頁。
- <sup>10</sup> 歐盟 15 國婚外生子的平均比率為四分之一（〈歐洲婚外生子情況嚴重〉，《參考消息》2000 年 8 月 16 日，第 6 頁）。有英國醫學雜誌披露，「平均每 25 名父親中，就有一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撫養著並非自己親生的孩子。……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從 1950 年到 2004 年，每年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出生的 60 萬個嬰兒中，可能有 2.4 萬個嬰兒都不是名義上父親的親身骨肉」（〈子非親生，父非生父〉，香港《信報》2005 年 8 月 12 日，第 16 頁）。
- <sup>11</sup> 挪威有演員在搖滾演唱會中公然與女友發生性行為，接著在法庭上當眾脫掉褲子。「他們表示，兩人公然發生性行為是為了喚起大眾注意保護雨林活動」（〈公然性愛為「公益」〉，香港《信報》2004 年 11 月 12 日，第 8 頁）。
- <sup>12</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75 頁。
- <sup>13</sup> 「全球知名的麥肯錫公司說，在無疆界的金融市場中，真正會製造亂源、造成風暴的，就是各國政府」（布賴恩、法雷爾：《無疆界市場》扉頁廣告詞）。
- <sup>14</sup> Richard Rosecrance：《虛擬國家——新世紀的財富與權力》。
- <sup>15</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5~20 頁。
- <sup>16</sup> Seabrook：《階級》第 89 頁。
- <sup>17</sup> 2006 年，美國民主黨提出最低工資需要調高到每小時 7.25 美元（〈最低工資無損就業？〉香港《信報》2006 年 7 月 26 日，第 29 頁）。
- <sup>18</sup> 特區外的寶安、龍崗最低工資每小時 4.02 元人民幣（〈深圳最低

- 工資 810 元），香港《信報》2006 年 5 月 31 日，第 5 頁）。
- <sup>19</sup> Stalker：《國際遷徙與移民》第 38~39 頁。另有說法，「美國工廠工人的每小時平均工資為 16 美元，而在中國，相同職位的每小時平均工資只有 61 美分，還不到美國的 4%」（安迪森·維金：《美元的墮落》第 163 頁）。中國的工資水平是日本的 24 分之一，美國的 20 分之一（哈繼銘：〈中國「補貼全球」〉，《財經》2005 年 10 月 3 日，第 18 頁）。「2004 年，在法國雇主協會舉行的一次圓桌會議上，AT Kearney 的老板說，中國與法國工人的工資之比平均為 1 比 72，而標致~雪鐵龍的老板則估計，他們在雷恩分公司的工人的工資是武漢的工人工資的十倍。……美國勞工部最近做了一次大規模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的平均工資為每小時 0.4 美元，等於法國的 40 分之一。在上海，官方規定的最低工資為每月 53 歐元，而法國的 Remiremont 為 1215 歐元。在最低保障工資方面，法國和中國間的差距至少是 20 倍」（伊茲拉萊維奇：《中國改變世界》第 145 頁）。另有消息說，墨西哥「一名初級組裝工人的平均實得工資為每天 4~5 美元；加上交通、伙食和管理費後，公司花在一名工人身上的支出為每小時 2~3 美元。然而，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問題在於那些數字要比薩爾瓦多工廠不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高得多，薩爾瓦多的工廠主只要支出平均 1.59 美元每小時；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這一平均支持大約是 1.53 美元；印度尼西亞約為 1.19 美元；而中國則約為 43 美分』」（傑里米·布萊徹：〈今日全球化〉，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283 頁）。紡織業小時工資，瑞士 35.33 美元，德國 27.69 美元，法國 21.03 美元，英國 20.17 美元，意大利 19.76 美元，美國 15.78 美元，波蘭 3.8 美元，中國沿海 1.76 美元，中國內地 0.48 美元（〈曼德爾森：駝鳥政策不是歐洲的出路〉，《三聯生活週刊》2005 年第 20 期，第 100 頁。）。
- <sup>20</sup> 小時工資最低的江西邊遠縣區只有 2.70 元。僅為深圳特區小時工資的 58%（〈31 省頒最低工資標準〉，香港《信報》2006 年 10 月 27 日，第 10 頁）。
- <sup>21</sup> 1996 年，美國個人收入 64495 億美元，其中工資收入 36301 億美元（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世界經濟年鑒~1998》第 697 頁）。
- <sup>22</sup> 據英國《經濟學家》1994 年第 1 期，「第三世界國家勞動力的成本只相當於西方發達國家勞動力的 3%，發達國家平均工資每小時 18 美元，第三世界國家 0.5 美元」（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第 289 頁）。2005 年，「以離開本國遷移在外超過一

年者計」，全球國際移民兩億人。其中 45.7 來自非洲大陸，每天賺取低於一美元收入。「只要在勞工流動方面稍為放鬆限制，讓低收入的工人流入富裕國，即使保持在溫和水平（佔富裕國總勞動人口 3%），其每年產生的經濟效益已高達兩千億美元」（〈國際廉價勞工多，最低工資難收效〉，香港《信報》2005 年 11 月 10 日，第 1 頁）。

<sup>23</sup> 薛兆豐：〈消滅走私的絕招〉，《21 世紀經濟報道》2001 年 1 月 15 日，第 22 頁。

<sup>24</sup> 「據有關國際組織統計，目前全世界約有 1.4 億人在國外從事工作」（石東、葉短短、趙小劍：〈中國勞務輸出窘境〉，《財經》2005 年 3 月 7 日，第 73 頁）。

<sup>25</sup>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71 頁。

<sup>26</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6 頁。

<sup>27</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18 頁。

<sup>28</sup> 〈美國政府積極扶助弱勢社群〉，香港《信報》2005 年 3 月 22 日，第 8 頁。

<sup>29</sup> 周華：〈香港貧富差距四年擴大十倍〉，《北京青年報》2000 年 9 月 20 日，第 19 頁。

<sup>30</sup>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第 384 頁。

<sup>31</sup> 〈全球有八億人在挨餓〉，《經濟日報》2000 年 9 月 26 日，第 7 頁。

<sup>32</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56 頁。

<sup>33</sup>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第 16 頁。

<sup>34</sup> 孫屹：〈向貧困開戰需要全球共同合作〉，《經濟日報》2000 年 9 月 14 日，第 7 頁。

<sup>35</sup> David Boyle：《金錢的運作》第 73 頁。

<sup>36</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66、35 頁。

<sup>37</sup> 吉登斯提出的辦法裡包括索羅斯的提議，歐元和美元結合成一種穩定的設置。當然沒提日元、港元，更沒有人民幣的份兒（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168 頁）。

<sup>38</sup>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第 377、376 頁。

<sup>39</sup> 「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中有 70% 是服務業，製造業只有 18%。」  
「在整體就業比例中，較不需要技術的工作，像是推銷員、傳令員、清潔工與農場工人，從 1959 年的 47% 減少到 1995 年

的 36%。同時高層次的工作，像是督導人員、工藝技師、技術人員、行政人員、警察、消防員、經理和專業人員，從 53% 增加到 64%。」（Rosecrance：《虛擬國家》第 2、103 頁）。

<sup>40</sup> 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23 頁。

<sup>41</sup>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吉登斯：《第三條路》第 73 頁。

<sup>42</sup> 「今天，我們必須與天命論決裂，不論它採用的是什麼方式。我們不接受資本主義孕育著社會主義的觀點，也不接受有可以拯救我們的歷史能動者的觀點，不論它是無產階級還是其他階級的，更不接受『歷史』有任何必然方向的觀點。我們必須承認風險就是風險」（吉登斯：《超越左與右》第 262 頁）。吉登斯的未來是不確定性和「四組全球性的邪惡」——經濟的兩極分化、對民主權力的否定、生態的威脅和大規模戰爭的威脅。四者之間沒有聯繫，沒有邏輯關係，當然也找不到出路。

<sup>43</sup> 吉登斯：《超越左與右》導論，以及第 11~17 頁。

<sup>44</sup> 譬如，英國電力、海外航空、煤炭、鋼鐵、鐵路、公用事業、海外電訊、石油等產業都曾經國有，20% 以上的勞動力曾經在國有化產業工作（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第 26~27 頁）。1965~1985 年，西方國有企業（不包括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美國以外的世界 200 家最大企業的比例，從 10% 上昇到 20%。截至 1986 年，名列 1993 年世界最大 100 家企業的 42 家歐洲企業裡，國有企業有 19 家。其中 11 家德國企業四家國有和一家部分國有（奔馳、大眾、Viag、Preussag 和 Friedrich-Krupp）；八家法國企業六家國有和一家政府控股（Elf-Aquitaine、雷諾、阿爾斯通、Usinor-Sacilor、Rhone-Poulenc、Saint-Gobain 和 Total）；五家英國企業兩家國有（英國石油和英國宇航）；四家意大利企業三家國有（IRI、ENI 和 Feruzzi Finanziaria）；兩家西班牙企業兩家國有（INI 和 Tulder）（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第 31~32 頁）。

<sup>45</sup> 譬如，德國法律規定在大公司實行共同管理制度，「公司監事會的組成，一半是股東，另一半是雇員代表」（米歇爾·阿爾貝爾：《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第 2 頁）。

<sup>46</sup> 吉登斯：《超越左與右》第 75 頁。

<sup>47</sup> 「在馬克思之前的時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但在 20 世紀，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發生在第三世界：1917 年——俄國，1949 年——中國，1959 年——古巴，1975 年——印度支那，1976 年——葡屬非洲，1979 年——伊



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575頁）。

- 48 衛建林在《歷史沒有句號》中，用大量翔實材料充分論證。
- 49 〈全球化小資料〉，《參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頁。
- 50 任振強：〈一萬億直接投資流入各國〉，《經濟日報》2000年10月3日，第4頁。
- 51 李爭平、蘇民：〈五年吸引外資2800億美元帶來了什麼？〉《經濟日報》2000年9月28日，第1頁。
- 52 據香港《信報財經月刊》1994年第4期計算，「美國近年在亞洲的投資回收率超過23%，為其在發達國家投資回收率的兩倍」（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第271頁）。
- 53 〈全球化小資料〉，《參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頁。
- 54 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還指出：「全球資產共有125萬億美元，其中85%集中在全球最富裕的10%成年人手中」（〈聯國指1%富豪擁有全球40%財富〉，香港《信報》2006年12月7日，第16頁）。
- 55 孫屹：〈向貧困開戰需要全球共同合作〉，《經濟日報》2000年9月14日，第7頁。
- 56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576頁。全球11個人口過億的國家中，「收入超過我們的共有7.4億人口，低於我們的，共有17億人口」（邢海洋：〈沒有中間層的世界〉，《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第1期，第92頁）。
- 57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四百年，全世界「完全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可能還不到50%。換言之，有的是比我們更便宜的勞動力（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第8頁）。
- 58 諸多大城市限制外地民工的就業種類越來越多，為典型一例。
- 59 農村湧出越來越多的民工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競爭，顯然不支持工資水平上升。倘若真正實行西部大開發，全力發展資源開發型產業，重工業生產與東南沿海簡單勞動密集型的輕型出口加工工業完全不同，需要熟練的產業工人，需要城市化。不僅如此，西北的土地開發，具有規模經濟的美好前景。西部工農產業兩個方面的發展和大規模城市化，可以安置大批勞動力，組織人口遷移，緩解東南沿海簡單勞動的市場競爭，民工名義工資不漲的奇蹟並非不可根本改變（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

- 60 廣東外來農民工聯合課題組：〈精英移民與新興大城市戰略——廣東省外來民工調研報告〉，《參閱文稿》No.95~4。
- 61 甚至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河南省的南街村，1999年「企業職工」11047人，其中村民只有1042人，佔9.4%，其餘均為外地廉價民工。「許多外來人不僅在南街村企業打工，還有想在村裡長期定居下來的趨勢，這就使南街村人對自己的富裕果實產生了強烈的保護意識，只想讓『自己人』共享，而不願與『外人』分享。」到2002年，三百多人，「約佔職工總數的3%」變成「外來榮譽村民」——「這裡指經濟意義的概念，即實際生活工作在村裡，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外來企業職工」（劉倩：《南街社會》第42~48頁）。
- 62 少數民工成為工廠的業務骨幹；有的通過買房，也能成為當地居民。多數民工寄錢回家。東莞一個縣級市，每年就有上百億現金從郵局匯出。一些民工攢錢回家辦企業、開飯館，改變家鄉面貌，更是各種媒體津津樂道的典型。但是，類似的典型案例再多，面對上億民工全國流動朝不保夕的宏觀圖景，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 63 1985年，一套50平方米的住宅，相當於港人八年的平均工資；1994年，上昇為23年。十年時間不到，房價相對港人工資已經上昇了兩倍多（陳文鴻、朱文輝：〈九七前後兩岸三地經濟整合〉，《廣角鏡》1996年第5期）。
- 64 林楚方：〈信念發生動搖，30萬黨員調查震動中央〉，《瞭望東方週刊》2004年1月23日。
- 65 陳林、林德山：《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王振華等：《重塑英國：布萊爾主義與第三條道路》。
- 66 吉登斯：《超越左與右》第75、25、68頁。
- 67 吉登斯反復強調：「福利國家在過去是作為『階級妥協』或『和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而現在當時的社會條件已經發生了非常明顯的改變」（吉登斯：《超越左與右》第17頁）。新的探索「試圖超越老式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吉登斯：《第三條路》第29頁）。
- 68 林致良：〈歐洲激進左翼一瞥〉，（臺灣）《左翼》2000年第12號，第8~11頁。
- 69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緒論扉頁。